

符号学译丛

从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本书系作者专门为中国学界编选，
有对过往符号学大师的缜密解读，
亦有对微妙符号学概念的晓畅阐发，
更有直面当今全球化的符号伦理学批判，
集中展现出作者对符号学前沿问题的跨学科探索。

符号疆界： 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Semiotic Horizons.

From Global Semiotics to Semioeth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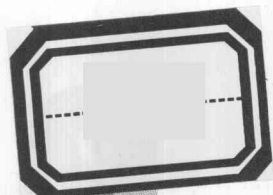
〔意〕苏珊·佩特丽莉 / 著 周劲松 /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

符号学译丛 ○ 丛书主编 赵毅衡 唐小林



符号与传媒
Semiotics & Media

本书系作者专门为中国学界编选，
有对过往符号学大师的缜密解读，
亦有对微妙符号学概念的晓畅阐发，
更有直面当今全球化的符号伦理学批判，
集中展现出作者对符号学前沿问题的跨学科探索。

符号疆界： 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Semiotic Horizons
From Global Semiotics to Semioethics



(意) 苏珊·佩特丽莉 / 著 周劲松 /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冰
责任校对:周小诗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符号疆界: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 (意) 佩特丽莉 (Petrilli, S.) 著; 周劲松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2

(当代符号学译丛)

ISBN 978-7-5614-7529-4

I. ①符… II. ①佩… ②周… III. ①符号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3473 号

Semiotic Horizons. From Global Semiotics to Semioethics

By Susan Petrilli

Copyright © 2013 by Susan Petrilli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进字 21-2014-50 号

书名 符号疆界: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

FUHAO JIANGJIE: CONG ZONGTIFUHAOXUE DAO LUNLIFUHAOXUE

著者 [意]苏珊·佩特丽莉
译者 周劲松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号 ISBN 978-7-5614-7529-4
印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张 20
字数 328 千字
版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2.00 元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 <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部分

“总体符号学”世界中的责任与生命·····	(7)
一、总体符号学、总体符号活动以及生命·····	(7)
二、跨越符号活动界限·····	(9)
三、符号活动世界的符号·····	(11)
四、总体符号学·····	(12)
五、生命之后符号活动的命运·····	(13)
六、语言、言谈与模塑众多不同世界的的能力·····	(14)
七、符号的动物：主体、他性和责任·····	(16)
八、超越总体符号学：符号伦理学与他性的人文主义·····	(17)
符号的动物和符号伦理的动物：为他性人文主义而奋斗·····	(21)
一、元符号活动，他性，责任·····	(21)
二、“符号学”的两重意义·····	(22)
三、全球交流，生物符号学与符号伦理学·····	(23)
四、全球交流和总体符号学·····	(24)
五、责任和符号伦理学·····	(26)
六、从理性动物到情理动物：同一性与异质性之间的主体性·····	(28)
七、母意义：主体性、意味与批判的前提条件·····	(32)
八、作为一种态度的符号学以及符号伦理学的批判工作·····	(34)
符号伦理学与责任生命、符号、他者·····	(36)
一、前提·····	(36)
二、生命、符号与责任：进入“意义学”·····	(38)
三、与他者的关系，对话理论，以及作为人类理解条件的倾听·····	(44)
四、实用主义符号学，积极回应的解释项，以及对化约论的批判·····	(49)

五、符号活动及其未来，一种符号伦理视角·····	(52)
六、从符号活动到符号伦理学·····	(57)
七、符号伦理学，全球化之前和之上·····	(59)
论交流 写给人文科学和人文主义 ·····	(66)
一、预备概念：交流和存在·····	(66)
二、交流和责任·····	(75)
符号学和谓词判断现象学 ·····	(96)
一、作为结构现象学的符号学·····	(96)
二、作为超验逻辑的符号学：基质问题·····	(102)
三、谓词判断的生成·····	(110)
四、作为谓词判断的符号活动·····	(122)

第二部分

20 世纪符号研究中意义的意义 ·····	(125)
一、意义与符号活动·····	(125)
二、意义与解释项·····	(128)
三、意义与价值·····	(131)
四、意义与符号运用方面·····	(136)
五、意义与指涉对象·····	(137)
六、意义与感觉·····	(142)
七、意义与积极回应的理解·····	(144)
八、符号中的意义与信号中的意义·····	(145)
九、初始意义与附加意义·····	(146)
十、意义与单义·····	(147)
十一、意义与含混·····	(149)
论意义学 ·····	(151)
欧洲哲学和美国符号学之间的对话性交流 ·····	(161)
一、欧洲哲学和美国符号学之间的对话：符号与价值·····	(164)
二、罗西-兰迪、西比奥克以及二者共同的老师——莫里斯·····	(172)
三、关于莫里斯·····	(174)
四、关于罗西-兰迪·····	(176)
五、关于西比奥克·····	(179)
实体和符号的物质方面 ·····	(183)

像似性和语言的起源：查尔斯·S.皮尔斯和吉奥尔吉奥·法诺·····	(198)
翻译中的符号：论符号间关系之中的相似性、异质性和对话性·····	(208)
一、解释与“被翻译项”和“翻译项”之间的异质性（对话）逻辑 ·····	(208)
二、对皮尔斯特色的像似性的进一步探讨·····	(213)
三、回到文本与像似性、指示性、象征性之间的文本动力学·····	(216)
四、翻译的悖论：同一的他者·····	(218)
五、翻译中文本之间的转世与化境·····	(221)
六、从不可见到可见：文本之间对话关系中并非第一位的第一性·····	(224)
七、翻译言语，而非翻译句子·····	(232)
八、可译性/不可译性与受质疑的元语言能力·····	(235)
九、生活、模塑与翻译·····	(241)
十、像似性与文字和非文字符号系统之中和之间的翻译·····	(247)
十一、暗喻和作为翻译—解释模塑手段的像似性·····	(254)
全球性交流中的修辞、大众传媒和社会异化·····	(259)
一、前提·····	(259)
二、修辞与论辩·····	(261)
三、大众媒介和行为规划·····	(265)
四、社会和语言异化问题·····	(268)
五、交流与符号伦理学·····	(271)

附 录

从皮尔斯（经过莫里斯和雅克布森）到西比奥克：与托马斯·A.西比奥克 的对话·····	(279)
语言、文字、交流：又一次与托马斯·A.西比奥克对话·····	(288)
译者后记·····	(292)
一、符号伦理学的直接理论支撑，是托马斯·A.西比奥克所倡导的 “全球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	(293)
二、符号伦理学的伦理根基是古希腊医学·····	(293)
三、伦理符号学的（跨）时空展开，是与当今社会发展的全球化进程 息息相关的·····	(295)
主要参考文献·····	(297)

绪 论

经由苏珊·佩特丽莉而从符号活动到符号伦理学

(美) 约翰·迪利

因为符号生命并不停止，当然，并不因其固化在对象之中而停止。……存在的符号……始终处在正在形成这种状态之中……停顿始终是暂时的。

——埃罗·塔拉斯蒂：《存在符号学》(Eero Tarasti, 2000: *Existential Semiotics*)

对符号的兴趣，作为对知识文化普遍兴趣的一种主题性或特殊性研究对象，是在 20 世纪最初出现的一种现象，在西欧是在“semiology”名下 [该名称来自斐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 年 11 月 26 日—1913 年 2 月 22 日)]，在东欧则是在“semiotics”名下 [名称来自尤里·洛特曼 (Juri Lotman, 1922 年 2 月 28 日—1993 年 10 月 28 日)]，洛特曼把自己的理论建构在索绪尔的基础之上，但与索绪尔不同，他知道更早些时候约翰·洛克 (John Locke) 所建议的这个名称]。因此，20 世纪学界对符号的普遍兴趣，无论东欧还是西欧，最初都是源自索绪尔这位瑞士语言学家。比索绪尔稍微早一些，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 年 9 月 10 日—1914 年 4 月 19 日) 也独立地进行这样一种研究，他将其称作“semiotic”^①；并且他把符号活动——关于符号知识的研究就从其中提取而来——称作“semiosis”。

索绪尔最初集中关注的是语言这种人类物种专有的交流形式，并且将其符号视野限定在文化领域。1963 年，托马斯·A·西比奥克 (Thomas A. Sebeok, 1920 年 11 月 9 日—2001 年 12 月 21 日) 带着自己的观点加入了讨论，他的论点——更确切地说，表述——是所有动物，而不仅是人类动物，都使用符号并通过符号交流，由此，他拓展了对符号活动 (即 semiosis) 的理

^① 参见：<http://www.cspeirce.com/menu/library/aboutcsp/deely/clearing.pdf>.

解，将其推广到整个动物王国。

现在，一个符号要成其为符号，当然不应该只代表非自身的某事物 [就像在索绪尔的能指/所指 (*signifiant/signifié*) 模式中那样]，而且必须为某个第三者——符号的解释者——制造出“其他再现” (other representation)。对西比奥克而言，这个“第三者” (the third) 是某一个——任何一个——动物；但是，皮尔斯引入了一个论点——这个“第三者”或者“解释者”不一定关系到“精神的”事件，由此他提出，有符号活动就必须要有这个第三项，且应该被称为“解释项” (Interpretant) 而不是“解释者” (interpreter)，这样便开辟了一条超越动物交互活动世界的符号理解之路。

西比奥克，作为《符号学刊》 (*Semiotica*) 主编 [*semiotica* 这个词，实际上是希腊文 *σημωτικ* 的拉丁文音译，它第一次出现是在 1690 年的《人类理解论》 (*Essay concerning Humane Understanding*) 的结尾章，约翰·洛克关于“一门有关符号的科学或学说”的最初主张正是在此提出]，于 1981 年编发了马丁·克拉蓬 (Martin Krampen) 的一篇文章。文章表明，符号活动在植物世界中并不比在动物世界中少，这使得西比奥克总结出“符号科学与生命科学共在”这一论点。这一论点成为今天被称为“生命符号学” (biosemiotics) 这种更为广泛的符号研究的基础，即对来自人类世界的符号活动的研究 [称为“人类符号活动” (anthroposemiosis)]；来自广泛的动物世界的 [称为“动物符号活动” (zoösemiosis)]；以及来自植物世界的 [称为“植物符号活动” (phytosemiosis)]。1989 年，在该年度的哈佛皮尔斯大会上，笔者融合现代文化知之不多的约翰·普安索 (John Poinsot, 1589 年 7 月 9 日—1644 年 6 月 17 日) 的符号学和皮尔斯的解释项概念，进一步提出，符号活动 [笔者称之为“物质符号活动” (physiosemeiosis)] 在生命来临之前和来临之际就已经在这个物质世界中进行了，是它首先推动世界从其最初的无生命状况发展到能够支撑起生命存在这种状况。

西比奥克第一个阐明了这一要点：符号学提供了唯一的、本身就该如此的跨学科或“学科间” (interdisciplinary) 这一立足点；换言之，符号学把每种其他学科过去想当然地进行研究的那种东西主题化了，而那种东西就是符号活动。

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20 世纪的符号学发展“变得全球化起来”，在这一令人动容的现象中，核心的组织性人物，从 1963 年起，既不是皮尔斯，也不是索绪尔，而是托马斯·A. 西比奥克。

然而，截至 2001 年 12 月 1 日西比奥克过世，符号学最后一个大发展已经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即符号视野不仅融入理论知识领域，而且——正因为整

个人类知识从头到尾都与符号活动相关这个理由，洛克曾经指出，这正是符号学与众不同的特质——融入“实际知识”的领域，或者说，融入人类对人类行为的控制，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类对人类行为的责任担当。这里所说的“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就符号学的目的而言，涉及该行为的全部内容：不仅包括社会交往，而且包括与整个物质环境和生活在人类周遭的生命之物之间的交往，人类存在正是以种种不同的方式不可分割地依赖其上的。

的确，这一发展超出了西比奥克最初的奠基性概念，然而这无可争议地对西比奥克所奠定的符号学理解的完善具有本质性作用，符号学要从凡是可以发现符号行为之处提取符号行为——事实证明它是无所不在的——便有义务如此。

因此，符号学在 21 世纪头十年中的主要发展，可以归结为一个词：“符号伦理学”（semioethics）。这个新术语首先表示人类这种动物显露出来的全球性责任感，苏珊·佩特丽莉（Susan Petrilli）和奥古斯都·庞齐奥（Augustos Ponzio）2003 年的合著就以此命名。西比奥克生前没有看到这一发展，但这不会让他惊讶。他与苏珊·佩特丽莉的合作从 1983 年 9 月 18 日至 30 日由联合国发起、在葡萄牙阿尔克彼德西的辛特拉—埃斯托里尔酒店举办的符号学会议就开始了。从那时起直到去世，西比奥克和佩特丽莉一直有合作，他的著作大都由后者翻译成了意大利语，而佩特丽莉本人也通过撰写大量著述和出席各种会议，成为符号学发展的一位主要推动者。

这本为中国读者而出的书，以专著形式最为完整地呈现了佩特丽莉博士对符号伦理学发展的独创见解以及符号伦理学维度的符号学思想发展，即这一思想以符号活动研究为基础，尤其思考了人类对于人类的责任。事实表明，人类除了像其他动物一样依赖于符号活动而幸存甚至昌盛，还被证实能够意识到符号的存在，因而能够意识到未来如何通过现在而对过去事件的相关性进行重组，使得我们——人类，种类特异的符号动物——能够为塑造地球上的未来承担责任。这不仅是为了这种或那种文化或人类群体的“共同利益”，而且是服务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生物圈中的人类整体的“共同利益”；若非如此，等待地球人类的唯有灭绝。

苏珊·佩特丽莉已经成为对这一全球观表述最为清晰的发言人，这一全球观具有将表述转换到伦理方面这一蕴含。读者手中的这本书是一个里程碑，它完成了西比奥克的构想：起初，西比奥克对符号学的要求是，必须根据它的全部内容来对符号活动做出思考，因为对符号存在产生影响的活动贯穿——弥漫——我们作为组成部分的整个世界。

第一部分

“总体符号学”世界中的责任与生命^①

本文中我将把总体符号学看作涉及所有和符号相关学科的一种元科学。总体符号学不能被化约为科学哲学这种地位，但无疑，作为一门科学，它和哲学存在着一种对话性的关联关系。作为“符号的动物”（semiotic animals），人类能够用总体的观点来看待符号活动，并因此而具有责任能力。从这一观点看，符号的动物也就是“符号伦理的动物”（semioethic animal）。既然符号活动和生命之间具有如同总体符号学在理论上所阐述的那种关系，那么要提出的问题就是：作为符号的动物，我们对于生命、对于总体性之中的世界，具有什么样的责任？

一、总体符号学、总体符号活动以及生命

作为一个符号表达的事实，整个世界都进入了托马斯·A·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1920—2001）所谓“总体符号学”（参看 Sebeok 2001b）的领域中。^② 在这种总体观中，符号学是“生命科学”和“符号科学”两相交汇的所在。这意味着符号与生命交汇。所以，总体符号学是人类充分意识到人类是符号世界中的一个符号这样一个所在。

西比奥克拓展了符号研究——“符号学”（semiotics），或更确切地说，“符号学”（*semiologie*）——的传统边界，提供了远比后者更为综合的一种研究方法。“符号学”[*semiology*，从索绪尔（Saussure）发展起来的那种符号

^① 本文最初是为2003年6月8日至12日于芬兰伊曼特拉所召开的“国际符号与结构研究夏季研讨会”（International Summer Institute for Semiotic and Structural Studies，简称 ISISSS）所撰写，于6月9日的“西比奥克的世纪：向托马斯·A·西比奥克的生涯和贡献致敬”（The Sebeok Century. A Hommage to the Life and Work of Thomas A. Sebeok 1920—2001）分论坛上进行了宣读，当时本文题为《“总体符号学”世界中的人类责任》（Human responsibility in the universe of “global semiotics”），后来又在埃罗·塔拉斯蒂（Eero Tarasti）主编的《符号学》杂志特刊上（*Semiotica* 150—1/4，2004，151—167）发表。这里有所改写和扩充。——作者注

^② “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这个表达，是西比奥克1994年6月18日作为国际符号学会名誉会长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一次讲座的标题；此文现收入 Sebeok, *Global Semiotics*, 2001。

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以文字标准为基础和以部分代整体 (*pars pro toto*) 这种错误的制约。换言之,索绪尔式符号学错误地用人类符号(尤其是文字符号)来取代所有可能的符号——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基于这种神秘化, *semiology* 宣称自己是关于符号的一般科学是不正确的。相反,关于符号的一般科学为自己选择了 *semiotics* 这个术语,并且和 *semiology* 及其局限方面保持了批判距离。西比奥克把符号研究中的 *semiology* 传统称为“小传统”(minor tradition),反过来提倡以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查尔斯·S.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以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伦(Galen)及其关于符号与病征的古典研究为代表的“大传统”(major tradition)。^① 所以,从它的地位明确及其广泛运用的意识来看,符号学是新近的;而从其——按照西比奥克的观点(1979)——至少可以回溯到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根底来看,符号学又同时是古老的。

西比奥克通过出版大量著作,倡导一种与生命进化研究耦合的广阔的符号学视野。经过西比奥克的努力[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查尔斯·S.皮尔斯、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和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等人的启发],今天对符号学领域和历史的认识已经必然地发生了改变。由于西比奥克的贡献,新千年开始之际的符号学已经拓宽了自己的疆界,而这无疑比20世纪60年代前期所展望的广阔了许多。

西比奥克关于“符号生命”(life of signs)的研究方法之所以是“总体的”或者说“通盘的”,可能与他对“生命符号”(signs of life)的关注直接相关。在他看来,符号活动与生命相互耦合,符号活动起源于生命的第一次颤动。这使得他归纳出一条原则,他相信这是符号学中最为核心的原则:“符号活动是生命的标准属性。”

“总体符号学”(Sebeok 2001)为研究符号生命和生命符号提供了一个交汇点和观察点。与符号学中的“大传统”一致,西比奥克对符号生命的总体性研究方法预设了他对人类中心和语言中心符号学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在对符号科学或(他称之为)“学说”(doctrine)的界限和边缘所进行的探索中,西比奥克开放了这个领域:一方面,他使之包括了“动物符号学”(zoosemiotics)(这个术语是他1963年引入的),甚至是更为广泛的“生物符号学”

^① 汉语学界中把 *semiotics* 和 *semiology* 都同样地翻译成“符号学”已成惯例,其实不妥,在本书的翻译中,为了表示区别,译文中凡“符号学”都对应 *semiotics*, 都是指“大传统”意义上的,而如果特指 *semiology* (或法文 *semiologie*), 则会附上原文注明。——译者注

(biosemiotics); 另一方面, 他使之包括了“体内符号学”(endosemiotics) [有关诸如免疫系统、神经系统等符号系统的符号学, 参看由 Thure von Uexküll 撰写的“体内符号学”(Endosemiotics) 这一词条, 载 Posner, Robering, Sebeok 1997-2004, vol. 1: 464-487]。按照西比奥克的认识, 符号科学不仅是“根据社会生活对符号生活进行研究的科学”(Saussure 1916: 26), 即研究文化中的交流, 而且是在生物符号学视角中对交流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因此, 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被赋予了最为广阔的能力表现, 这也成为其特色。

二、跨越符号活动界限

西比奥克的文章《符号活动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semiosis) (载 Posner, Robering, and Sebeok 1997-2004, I, 亦收入 Sebeok 1991) 是以“什么是符号活动?”这个问题开始的, 而他给出的回答则从关于皮尔斯的一则引用开始。西比奥克发现, 皮尔斯把符号活动或者“符号的行为”描述成一个不可化约的三元过程或者关系(符号、对象以及解释项)(CP 5.473), 关注焦点在解释项如何产生。所以, 这涉及对符号的目的论(即目的导向)的理解或者解释。

不仅存在作为其他某物符号的符号, 还存在把某物当作其他某物符号的“某人”(somebody), 即“准解释者”(Quasi-interpreter)(CP 4.551)。皮尔斯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描述的意蕴, 他说:“它具有符号的性质, 尤其是这一符号因为能够被解释为一个符号这一事实中的一个特征而变得有意义。当然, 除非它被解释成符号, 否则无物是符号。”(CP 2.308) 他还说:“符号只是因它得到解释才成为符号的, 也就是说, 因为它决定着同一对象的另一个符号。”(CP 5.569)

从解释项的角度看, 也就是从符号—解释活动或者从符号推导角度看, “符号活动”(semiosis) 可以用“解释”(interpretation) 来描述。皮尔斯做了具体说明:“符号要求至少两个‘准头脑’(Quasi-minds); 一个是‘准发话人’(Quasi-utter), 一个是‘准解释者’(Quasi-interpreter)。”(CP 4.551) 解释者, 头脑或者准头脑, “也是一个符号”(Sebeok 1994b: 14), 确切地说是一个回应, 即解释项。解释者是一个做出积极回应的“某人”。

在《符号活动的进化》这篇文章中, 西比奥克接下来通过引用莫里斯来回答“什么是符号活动”这个问题。莫里斯在 1946 年把符号活动定义为“某物是某有机体的符号这一过程”。西比奥克认为, 这个定义有效而必然地暗示着

符号过程中有生命实体在场。而这意味着，符号活动是与生命进化一道出现的。

譬如在詹姆斯一世版的《圣经》中（《启示录》I.3），关于上帝说过“要有光”（Let there be light）这种说法，人们必然认为这是错误再现：上帝可能说的是“要有光子”（Let there be photons），因为对以光信号形式存在的电磁辐射的感知（Hailman 1977: 56-58），即光亮，须有有生命的解释者存在，而生命物的存在并不早于 39 亿年前。（参看 Posner, Robering, and Sebeok, 1997-2004, I: 436）

按照莫里斯的观点，符号活动中所暗含的有生命的实体是一个宏观有机体；相反，从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观点看，它则可能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一部分，或者一个基因。

在《符号活动的进化》这篇文章中，西比奥克考察了符号活动之前和世界开始之后的宇宙，提到了现代宇宙学的通行范式——“大爆炸理论”（the Big Bang theory）。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出现生命之前——最早痕迹可以追溯到所谓的“太古代”（Archaean Aeon），时间是从 39 亿年到 25 亿年前——当时存在的物质现象只是非生物核子之间的相互作用，稍后有了非有机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可以描述成“准符号活动”（quasi-semiosis）。不过，“准符号活动”这个概念必须和意大利肿瘤学家吉奥尔吉奥·普罗迪（Giorgio Prodi）所理解的“原型符号活动”（protosemiosis）分开（1977）。^① [西比奥克以及乌米克尔-西比奥克（Umiker-Sebeok）1992 年所编的《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就是题献给普罗迪的。书中，普罗迪被描述成“当代生物符号学中勇往直前的开路人”] 实际上，就物质现象而言，“原型符号活动”是比喻性质的。按照西比奥克的观点，符号活动就其定义而言就是与生命相关的。他对非生物性相互作用和“原始交流”（primitive communication）进行了区分，后者指通过体内粒子进行信息传递，譬如在神经节中，在现代所理解的细胞那里，传递是通过蛋白质粒子进行控制的。

据我们所知，并不存在地球生物圈之外的生命，于是，在我们星系中，更不用说在外太空中，是否存在生命/符号活动便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所以，西比奥克说，我们到目前为止只能认为“太空生物学符号学”

^① 吉奥尔吉奥·普罗迪（1928-1987）：“一方面，是其本国肿瘤治疗方面领先的医学生物学家；另一方面，他对符号学和认识论、语言哲学和形式逻辑做出了极具原创性的贡献，此外他还是一位值得称道的文学界人士。普罗迪对该领域（免疫符号学，生物符号学重要分支）的早期贡献，‘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西比奥克：“前言”（Foreword），见 Capozzi 1997: xiv]。

(exobiology semiotics) 和“超地球符号学”(extraterrestrial semiotics) 是姊妹学科, 尚未有研究对象。

根据今天获得的信息, 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 在符号活动环上至少有一个链环必定是有生命的、地球的实体: 这也许只是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甚至是人类制造出来的人工延展。毕竟, 符号活动是地球的生物符号活动。西比奥克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如前所述, 是符号活动与生命相互耦合。符号活动被认为是区分有生命和无生命的标准性特征, 要记住, 符号过程并不总是存在于世界发展进程之中: 符号进程和生命之物是与生命的发展一道起源的。

认同符号活动与生命, 赋予了符号学一种截然不同于艾柯(Eco)所认为的作用。在艾柯的描述中(1975), 符号活动与生命之间的结合所关系到的是“符号学的低门槛”。按照艾柯的观点, 如其在1975年的著作中所表述的, 符号学是一种文化科学。在西比奥克的解释和实践中, 符号学则被当作一种生命科学、生物符号学, 而且, 生物符号学也不能被化约到仅仅作为符号学的“分支”这种地位。

三、符号活动世界的符号

西比奥克符号研究中所出现的“符号世界”包括多个方面:

——如生物科学所描绘的符号生命和生命符号: 关于动物生命的符号和专门的人类生活的符号, 关于成人生活的符号, 关于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符号, 关于交流能力分解和退化的正常或病态形式的符号。

——人类的文字的和非文字的符号。人类的非文字符号包括依赖自然语言的符号和不依赖自然语言、不被各种语言学家算在其内的符号。它们包括各类“寄生”语言的符号, 譬如人工语言、“肢体语言”的符号, 譬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的符号语言、聋哑人的语言、婴儿的符号, 在其更依赖于文化的各种表现中以及其各种自然—生物表现之中的人类身体符号。

——人类受意志控制的意图符号, 以及如同“聪明的汉斯”(Clever Hans) (参看 Sebeok 1979 及 1986) 案例中人类与动物之间交流中所出现的非意图、无意识符号。从这一观点看, 动物似乎能够做出某些表现(譬如算数), 仅仅是因为它们对于其训练者的无意识和非自觉暗示做出了反应。这一组中还包括各种层次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生命中的符号, 以及各种形式的撒谎(西比奥克对动物中的撒谎也进行了辨别和研究)、欺骗、自欺、信念等。

——最大程度的多声部性符号, 以及与之相反的, 以单声部为特征并因此而成为信号的各种符号。